# 四庫全書

子部

#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三

宋 祝穆 撰

## 書法部

### 篆書 隸書 草書衆體附

羣書要語釵頭屈玉䠢足垂金寳泉小篆賛隸書秦時奏事繁多篆字難成即令隸人佐書曰隸字書斷篆隸自小篆散而八分生八分破而隸書出隸書悖而行書作行書

狂而草書聖自隸以下吾不欲觀郭忠恕法書苑

詩句灑翰銀鈎連杜

古今事實

作大小篆

大篆者周宣王太史史籒所作也小篆者秦丞相李斯所作也增損大篆謂之小篆亦曰秦篆

作玉筯篆

李斯變蒼頡籒文為玉筯篆成一家法更八姓無出其

右者

畫中濃墨

江南徐騎省善小篆映日視之畫之中心有一縷濃墨正當其中至於曲折處亦當中乃筆鋒直下不倒故鋒常在畫中鉉嘗自謂吾晚年始得𠏉舌火反匾法凡小篆喜瘦而長𠏉匾法非老筆不能湘山野錄

隸字之始以下係隸書

秦下邽人程邈字元岑始為縣獄吏得罪始皇幽繫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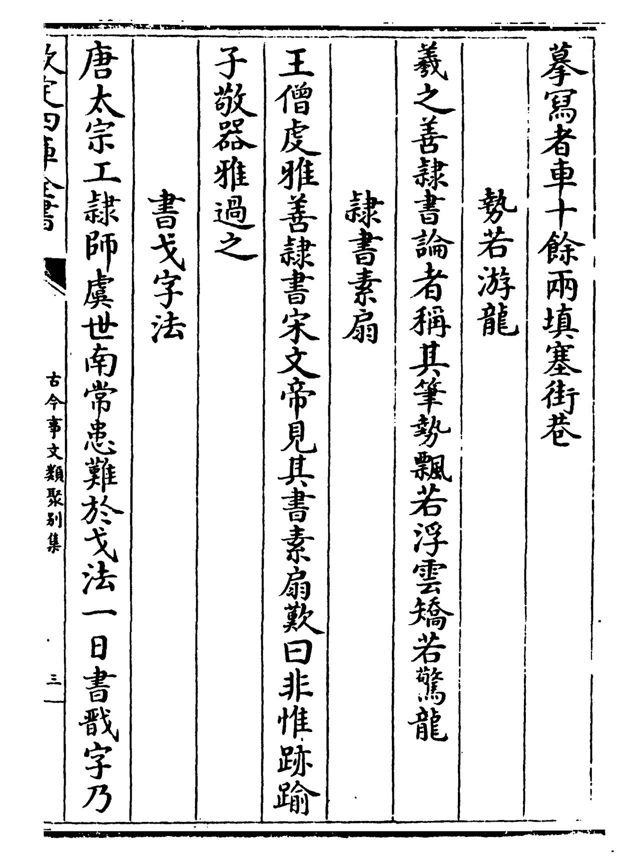
陽獄中覃思十年易小篆而為隸書三千字奏之始皇用為御史書斷

隸文尚書

魯共王壞孔子舊宅於壁中得先人所藏古文虞夏商周之書皆科斗文字時人無能知者為隸古定更以竹簡寫之尚書序

刻碑競摹以下係篆隸

漢靈帝命蔡邕為古文篆隸書之刻石碑始立觀視及



摹寫者車十餘兩填塞街巷

勢若游龍

羲之善隸書論者稱其筆勢飄若浮雲矯若驚龍

隸書素扇

王僧虔雅善隸書宋文帝見其書素扇歎曰非惟跡踰子敬器雅過之

書戈字法

唐太宗工隸師虞世南常患難於戈法一日書戩字乃

空其落世南取筆塡之常以示魏鄭公曰朕學世南似盡其師卿看之公曰天筆所臨萬象不能逃其形非臣下書所可擬仰觀聖作惟戩字戈法頗逼眞上深歎公

藻識書斷

柿葉隸書

鄭虔好書常苦無紙於是慈恩寺貯柿葉數屋遂往日取葉隸書歲久殆徧

虞褚薛魏以下係草隸

魏徵子叔瑜善草隸以筆意傳子華及甥薛稷世稱善書者前有虞褚後有薛魏

渴驥奔泉

唐徐浩草隸尤工世狀其法曰怒猊抉石渴驥奔泉

以綃素寫

裴行儉草隸名家帝以素絹詔寫文選

被中畫腹

王紹宗工草隸曰聞虞世南被中畫腹與余正同

周之六書以下係象體

保氏養國子教之六書注象形會意轉注處事假借諧聲周禮

象體之始

周宣王時史籀變科斗文以為大篆李斯作蒼頡篇取籀省文謂之小篆此篆之始秦既用篆奏事事繁多難成即令隷人佐書曰隷字或曰程邈因獄中改籀文省為隷字上之始皇大喜免其罪此隷之始上谷王次中

作八分篆法二分隸文書斷勢如八字有偃波之文佩觿集

又云二說皆非書有二體蔡伯喈於八體之後又分此法故曰八分此八分之始　上谷王次中始作楷書此楷之始書斷魏初有鍾胡二家爲行書法盛行于世行書即正書之小變務從簡易相間流行又云非草非真離方離圓兼真者謂之真行帶草者謂之草行此行書之始張懷瓘書斷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則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張伯英因而轉精巧下筆則

號匆匆不暇草書寸紙不遺此草書之始晉衛坦傳蔡邕見皇都匠人施堊箒遂創意焉此飛白之始雞跖集

論八體

秦燒焚先典廢古文更用八體一曰大篆周宣王史籀作也二曰小篆始皇帝李斯趙高胡毋敬所作也三曰刻符傳也四曰摹印施於印璽也五曰蟲書為蟲鳥之形施於幡信也六曰署書門題所用也七曰殳書銘于戈戟也八曰隸書始皇時程邈所定也說文

又論八體書

篆籀八分隸書章草草書飛白行書通謂之八體書斷

論八分書

蔡文姬曰臣父割隸字八分取二分割李篆字二分取八分故名八分法書苑

論六文八分書

蕭子良古今篆隸文體有藳書楷書蓬書懸針書垂露書飛白書填書奠書鴈書虎爪書偃波書鶴頭書象形

篆尚方大篆鳳鳥書科斗蟲書龍虎書仙人書芝英書十二時倒薤書龜書麒麟書金錯書蛟脚書凡數十種皆出於六文八分之書而因事生變者也

論四體書

晉衛恒四體書勢成黖點黙黵狀以連珠絶而不離

論眞草行三體書

東坡曰眞生行行生草眞如立行如行草如走未有未能立能行而能走者也志林

雜著

## 玉筯篆志

舒元輿

秦丞相變蒼頡籀文為玉筯篆體尚太古謂古若無人當時議書者皆輸伏之故拔乎能成一家法式歷兩漢三國至隋氏更八姓無有出其右者嗚呼天意謂篆之道不可以終絶故授之以趙郡李氏子陽冰陽冰生皇唐開元天子時不聞外獎躬入篆室獨能隔一千年而

與秦斯相見可謂能不孤矣當時議言者亦皆輸伏之且謂其格峻其力猛其功備光大於秦斯有倍矣此直見上天以字寶瑞吾唐矣不然何綿更姓氏而寂寞無人其道不工篆而識其點畫嘗有意求秦丞相真跡㑹秦丞相去久聞其有八字刻在荆壁有洪碑樹嶧山巔今荆壁為霆飛上天矣固不可得而見也洪碑留在人間往往有好事者躋巔得見其亦問得去嶧山道路異物將裹足觀之未去間行長史㑹同里客有得陽冰真

跡留在六幅素上者遂請歸容堂張之見蟲蝕鳥步痕跡跡若屈鐵石陷入屋壁霜畫照著疑龍蛇駭鮮鱗甲活動皆欲飛去齊目視之分明覩文字之根植吾堂中然後知向之議者謂冰愈於斯吾雖未登嶧山觀此可以信其為篆者之言也試以手拂拭其煙顔塵容侵暴日久攝芻折裂玉筋欲折予以褻慢讓其主主曰此易致耳豈當其如是愛耶予曰今世人所以重秦斯之跡非能盡辨別之以其秦古矣斯邈矣向使秦斯與予比肩

子能貴之乎曩吾尚欲苦辛登嶧山之巔縮在予掌握中今且猶不為子貴子不過生於唐而得與冰同為唐人吾知冰歿二三十年其蹤跡流於人間固不甚少得為子日數見故易之若此使冰生于秦時子又安得使造次而見遺塵耶是子賤目也世人皆然嗟吁冰既即世是字寶入地矣後人思孜孜求之今且遭不知者忽易想生筆下日有新迹固為門戶見覯之物矣冰雖欲求沽售不獨棄為糞土必遭其詬怒也主聞之其愧色

見於顔眉間欲卷而退知其退也必因循而不止强止留之引筆書其志行下以保明其為字寶也不謬詞曰斯去千年氷生唐時氷復去矣後來者誰後千年有人誰能待之後千年無人篆止於斯嗚呼主人為吾寶之

上李大夫論古篆書　　李陽氷

陽氷志在古篆殆三十年見前人遺跡美則美矣惜其未有點畫但偏傍模刻而已緬想聖達立制造書之意

乃復仰觀俯察六合之際焉於天地山川得方圓流峙之形於日月星辰得經緯昭回之度於雲霞草木得霏布滋蔓之容於衣冠文物得揖遜周旋之體於鬚眉口鼻得喜怒慘舒之分於蟲魚禽獸得屈伸飛動之理於骨角齒牙得擺拉咀嚼之勢隨手萬變任心所成可謂通三才之氣象備萬物之情狀者矣嘗痛孔壁遺文汲冢舊簡年代浸遠謬誤滋多蔡中郎以豐同豊李丞相將束為宋魯魚一惑涇渭同流學者相承靡所遷復每

一念至未嘗不廢食雪泣攬筆長歎焉天將未喪斯文也故小子得篆籀之宗旨皇唐聖運逮兹六葉天生尅復之主人樂維新之令以淳古為務以文明為理欽若典謨疇咨故實誠願刻石作篆備書六經立於明堂為不刋之典號曰大唐石經使百代之後無所損益仰明朝之洪烈法高代之盛事雖死無恨矣陽冰年垂五十去國萬里家無宿舂之儲出無代步之乘仰望紫極遠於丹霄若溘先犬馬此志不就必將負於聖朝是長埋

於古學矣大夫御命北闕撫寧南方苟利國家專之可也伏奉處分令題簡牘及到主人寒天已暮闇燭之下應命書之霜深筆冷未窮體勢儻歸奏之日一使聞天非小人之已務是大夫之功業可否之事伏惟去就之陽冰再拜

文勛篆銘　蘇子瞻

世人篆字隸體不除如浙人語終老帶吳安國用筆意在隸前汲冢魯筆周鼓秦山

古詩

李潮八分小篆歌　杜甫

蒼頡鳥跡既茫昧字體變化如浮雲陳蒼石鼓文已訛大小二篆生八分秦有李斯漢蔡邕中間作者寂不聞嶧山之碑野火焚棗木傳刻肥失真苦縣光和尚骨立書貴瘦硬方通神惜哉李蔡不復得吾甥李潮下筆親尚書韓擇木騎曹蔡有隣開元以來數八分潮也奄有二子成三人况潮小篆逼秦相快劍長戟森相向八分

一字直萬金蛟龍蟠拏肉屈强吳郡張顛誇草書草書非古空雄壯豈知吾甥不流宕丞相中郎丈人行巴東逢李潮逾月求我歌我今衰老才力薄潮乎潮乎柰爾何

石鼓歌　　韓愈

張生手持石鼓文勸我試作石鼓歌少陵無人謫仙死才薄將柰石鼓何周綱陵遲四海沸宣王憤起揮天戈大開明堂受朝賀諸侯劍佩鳴相磨蒐于岐陽騁雄俊

萬里禽獸皆遮羅鐫功勒成告萬世鑿石作鼓隳嵯峨

從臣才藝咸第一揀選撰刻留山阿雨淋日炙野火燎

鬼物守護煩撝訶公從何處得紙本毫髪盡備無差訛

辭嚴義密讀難曉字體不類隸與科年深豈免有缺畫

快劍斫斷生蛟鼉鸞翔鳳翥衆仙下珊瑚碧樹交枝柯

金繩鐵索鎖紐壯古鼎躍水龍騰梭陋儒編詩不收入

二雅褊迫無委蛇孔子西行不到秦掎摭星宿遺羲娥

嗟予好古生苦晚對此涕淚雙滂沱憶昔初蒙博士徵

其年始改稱元和故人從軍在右輔為我量度掘臼科
濯冠沐浴告祭酒如此至寶存豈多氈包席裹可立致
十鼓秖載數駝駝薦諸太廟比郜鼎光價豈止百倍過
聖恩若許留大學諸生講解得切磋觀經洪都尚填咽
坐見舉國來奔波剜苔剔蘚露節角安置妥帖平不頗
大厦深簷與蓋覆經歷久遠期無他中朝大官一作夫老
於事詎肯感激徒婀娿牧童敲火牛礪角誰復着手為
摩挲日銷月鑠就埋没六年西顧空吟哦羲之俗書趁

姿媚數紙尚可博白鵝繼周八代爭戰罷無人收拾理則那方今太平日無事柄用儒術崇丘軻安能以此上論列頗借辨口如懸河石鼓之歌止於此嗚呼吾意其蹉跎

孫莘老求墨妙亭詩　蘇子瞻

蘭亭繭紙入昭陵世間遺墨尚雲騰顔公變法出新意細筋入骨如秋鷹徐家父子亦秀絶字外出力中藏稜嶧山傳刻典刑在千載筆法留陽冰杜陵評書貴瘦硬

此論未公吾不憑短長肥瘦各有態玉環飛燕誰敢憎
吳興太守真好古購買斷缺揮縑繒龜趺入坐螭隱壁
空齋晝靜聞登登奇蹤散出走吳越勝事傳説誇友朋
書來乞詩要自寫為把栗尾書溪藤後來視今猶視昔
過眼百世如風燈他年劉郎憶賀監還道同時須服膺

草書

羣書要語凡章草小草點畫皆有法不可率意輒書諺
云信速不及草書家貧不辦素食言其難卒置也法苑

詩句筆飛鸞聳立草罷鳳騫翔杜贈汝陽王 總角草書又神速杜贈姪勤 北風古樹折巔崖蒼煙寒藤掛絶壁山谷草書歌

古今事實

章草

漢興有草書不知作者姓名至章帝時有杜伯度崔瑗崔寔皆稱工杜操字伯度善草書章帝愛之令上表亦作草字謂之章草書斷 章草者漢黄門令史游所作也王愔云漢元帝時史游作急就章觧散隸體麄書之漢俗

簡惰漸以行之是也書斷

隔行不斷

張芝字伯英善草書氣脉通連隔行不斷謂之一筆書孔敬通亦草書然一筆一行不斷而已法書苑　張芝下筆必為楷則號匆匆不暇草書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凡衣帛必書而後練韋仲將謂之草聖衛恒

比崔杜方羅趙

趙襲燉煌太守先是杜伯度崔子玉以工草書稱於前

時襲與羅暉亦以能草頗自矜夸故張伯英書與龔同郡太僕朱賜書曰上比崔杜不足下方羅趙有餘三輔決録

一臺二妙

衛瓘與索靖俱為尚書郎俱善草書時人號為一臺二妙漢末張芝亦草書論者謂瓘得伯英筋靖得伯英肉

灑墨成字

浮提國獻神通善書二人出肘間金壺壺中有墨汁如淳漆灑地及石成篆隸科斗之字拾遺記

一筆環寫

呂向之工草書能一筆環寫百字若縈髮然號連綿書

張顛草聖

張旭善草書大醉呼呌狂走乃下筆或以頭濡墨而書既醒自視以為神不可復得世呼張顛　張旭草書如驚蛇入草飛鳥出林

懷素書蕉葉

陸羽撰懷素傳云踈放不拘細行飲酒以養性草書以

暢志酒酣興發遇寺壁里墻靡不書之貧無紙乃種蕉葉萬餘株以供揮灑又漆一盤一方兩盤板皆穿

一瘦一肥

懷素草工瘦張長史草工肥瘦硬易作肥勁難工國史補

草書有悞

顔魯公與懷素同學草書於郭兵曹或問曰張長史見公孫大娘舞劒得低昂回翔之狀兵曹有之乎懷素以古釵脚為對魯公曰何如屋漏痕法苑文與可言見蛇鬬

而草書長<sub>林志</sub>

貴變其體

釋亞棲善草書自云凡書通即變王變子雲體歐變右軍體柳變歐陽體智永禪師褚遂良顔眞卿李邕虞世南等並得書中法後皆自變其體俱得傳名若執法不變號為書奴

號楊風子

楊風子善草書筆迹雄傑有二王顔柳之餘風以心疾

致仕人謂之楊風子

古今文集

雜著

草書狀　索靖

聖皇御世隨時之宜蒼頡既主書契是為科斗鳥篆類物象形叡哲變通意巧滋生損為隸書以崇簡易百官畢脩事業並麗蓋草書之為狀也婉若銀鈎漂若驚鸞舒翼未發若舉復安蟲蛇虬蟉或往或還頹阿那以羸

羸欻奮轟而桓桓及其逸游肸蠁乍正乍邪騏驥暴怒逼其轡海水窊隆揚其波芝草蒲萄還相結棠棣融融反其華玄熊對踞于山岳紫燕相追而差池舉而察之又似乎和風吹林偃草扇樹枝條順氣轉相比附窈娆𪆕若隨體散布紛擾擾以綺靡中違疑而猶豫玄螭狡獸嬉其間騰猿飛鯉相奔趣凌魚奮尾蛟龍反據投空奔竄張設牙距或若登高聳基頻或若既往而中顧或若倜儻而不羣或若自檢于常度于是大才之英蔦藝

之彦役心精微耽此文憲守道兼權觸類生變分折八體靡形不判去繁存微木象未亂上理開元下周謹按騁辭放手兩行冰散高音翰厲溢越流漫忽班班而成章信奇妙之煥爛體磥落而壯麗姿光潤以璀璨命杜度運其指使伯英回其腕著絕藝于縑素垂百世之壯觀

非草書　趙壹

夫草書之興也其於近古乎上非天象所垂下非河洛

所吐中非聖人所造蓋秦之末官書繁冗戰攻竝作軍書交馳羽檄分飛故隷草趣急速耳示簡易之指非聖人之業也今之學草書者不思其簡易之指直以為杜崔之法龜龍所見也亂齒以上苟任涉學者廢蒼頡史籀竟以杜崔為楷私書相與廼獨就書云適廹遽故不及草草本易而速今反難而遲失指多矣夫杜崔張子皆有超世絶俗之才博學餘暇游手于斯後世慕焉專用為務鑽堅仰高忘其罷勞夕惕不息昃不暇食十日

一筆月數丸墨領袖如皂脣齒常黒雖處衆坐不遑談戲展指畫地見腮出血猶不休輟然其為字無益工拙亦效嚬者之憎醜學步者之失節也

送高閑上人序　　韓愈

苟可以寓其智巧使機應於心不挫於氣則神寧而守固雖外物至不膠於心堯舜禹湯治天下養叔治射庖丁治牛師曠治音聲扁鵲治病僚之于丸秋之于奕伯倫之于酒樂之終身不厭奚暇外慕夫外慕徙業者皆

不造其堂不嚌其胾者也往時張旭善草書不治他伎喜怒窘窮憂悲愉佚怨恨思慕酣醉無聊不平有動于心必于草書發之觀于物見山水崖谷鳥獸蟲魚草木之花實日月列星風雨水火雷霆霹靂歌舞戰鬬天地事物之變可喜可愕一寓于書故旭之書變動猶鬼神不可端倪以此終其身而名後世今閑之于草書有旭之心哉不得其心而逐其跡未見其能旭也為旭有道利害必明無遺錙銖精一作情炎於中利欲鬬進有得有

喪勃然不釋然後一决於書而後旭可幾也今閑師浮屠氏一死生觧外膠是其為心必泊然無所起其於世必淡然無所嗜泊與淡相遭頽隳委靡潰散不可收拾則其於書得無象之然乎然吾聞浮屠人善幻多伎能閑如通其術則吾不能知矣

評草書　蘇子瞻

書初無意於佳乃佳爾草書雖是積學乃成然要是出于欲速古人云匆匆不及草書此語非是若匆匆不及

乃是平時有意於學此獘之極遂至於周越仲翼無足恠者吾書雖不甚精然自出新意不踐古人是一快也

跋章草千字文　　黄魯直

集書家定為漢章帝書謬矣章草言可以通章奏耳千字乃周興嗣取右軍帖中所有字作韻語章帝時那得有之疑只是蕭子雲書之最得意者

書目作草聖後　　黄魯直

余寓居開元寺之怡偲堂坐見江山每於此中作草似

得江山之助然顛長史狂僧皆倚酒而通神入妙余不飲酒忽十五年雖欲善其事而器不利行筆處時時蹇躓計遂不得復如醉時書也顧况詠白髮出嫁宮人云凖擬人看似舊時山谷草書無乃似之

跋米元章草書大字　范至能

禮部行草政用大令筆意稍跌宕遂自成一家後生習米者但得其踰繩越契之風則善學柳下惠者也

古詩

殿中楊監見示張旭草書圖

杜甫

斯人已云亡草聖祕難得及茲煩見示滿目一悽惻悲風生微綃萬里起古色鏘鏘鳴玉動落落羣松直連山蟠其間溟漲與筆力有練實先書臨池眞盡墨俊拔為之主暮年思轉極未知張王後誰竝百代則嗚呼東吳精(旭蘇州人也)逸氣感清識楊公拂篋笥舒展忘寢食念昔揮毫端不獨觀酒德

草書歌行　　李白

少年上人號懷素草書天下稱獨步墨池飛出北溟魚筆鋒殺盡山中兎八月九月天氣凉酒徒詞客滿高堂牋麻素絹排數箱宣州石硯墨色光吾師醉後倚繩床須臾掃盡數千張飄風驟雨驚颯颯落花飛雪何茫茫起來向壁不停手一行數字大如斗怳怳如聞鬼神驚時時只見蛟龍走左盤右蹙如驚電勢同漢楚相攻戰湖南七郡凡幾家家家屏障書題徧王逸少張伯英古

來幾許浪得名張顛老死不足數我師此藝不師古古來萬事貴天生何必要公孫大娘渾脫舞

題王逸少帖　蘇子瞻

顛張醉素兩禿翁追逐世好稱書工何曾夢見王與鍾妄自粉飾欺盲聾有如市倡抹青紅妖歌慢舞眩兒童謝家夫人淡丰容蕭然自有林下風天門蕩蕩驚跳龍山林飛鳥一掃空為君作書續其終待我他日不匆匆

戲答趙伯充勸莫學書及為席子澤解嘲

黄魯直

平生飲酒不盡味五鼎餽肉如嚼蠟我醉欲眠更遣客三年窺墻亦面壁空餘小來翰墨場松花兎影傍明窓偶隨兒戲洒墨汁衆人許在崔杜行晩拏長沙小三昧幻出萬物真成狂龍蛇起陸雷破柱自喜奇觀繞繩床家人罵笑寧有道汚染黄素敗粉墻誠不如南鄰席明府蛛網鎖硯蝸書梁懐中探丸起九死才術頗似漢太倉感君詩句喚夢覺邯鄲初未熟黄粱身如朝露無牢

强玩此白駒過隙光從此永明書百卷自公退食一爐香

飛白 又見御書門

羣書要語闕

古今事實

蔡邕始作

飛白書者後漢左中郎蔡邕所作也王隱王愔竝云飛白變楷制也本是宫殿題署勢亦勁大字宜輕微不滿

名為飛白王僧虔云飛白八分之輕者雖有此說按漢靈帝嘉平詔蔡邕作聖皇篇篇成詣鴻都門上時方脩飾鴻都門伯喈待詔門下見役人以堊箒成字心有悅焉歸而為飛白之書漢末魏初並以題署宫闕其體有二䟽法於八分窮微于小篆自非蔡公設妙豈能詣此可謂勝寄冥通縹緲神仙之事也書斷

子雲飛白

梁武帝謂蕭子雲曰蔡邕飛而不白羲之白而不飛飛

白之間在卿斟酌耳

飛白蕭子

梁武帝造寺令蕭子雲飛白大書蕭字至今一字存焉

國史補　張延賞于江南得蕭子雲壁書飛白蕭字一匣以歸洛陽授張謐謐置之脩善里結亭號曰蕭齋

為飛白屈

吳郡顧寶先卓越多奇自以伎能王僧虔乃作飛白書以示之寶先曰下官今為飛白屈矣

作三百㸃見御書門

古今文集

雜著

文與可飛白贊　蘇子瞻

嗚呼哀哉與可豈其多好好竒也歟抑其不試故藝也始予見其詩與文又得見其行草隸篆也以為止此矣既沒一年而復見其飛白美哉多乎其盡萬物之態也霏霏乎其若輕雲之蔽月翻翻乎其若長空之巻旆也

猗猗乎其若遊絲之縈柳絮裊裊乎其若流水之舞荇帶也離離乎其遠而相屬縮縮乎其近而不隘也其工至於如此而余乃今知之則余之知與可者固無幾而其所不知者蓋不可勝計也嗚呼哀哉

## 碑刻

羣書要語碑者悲也古者懸而窆用木後人書之以表其功德因留而不忍去碑之名由是而得自秦漢以降生而有功德政事者亦碑之而又易之以石失其稱矣

陸龜蒙野廟碑舊碑斷折其半仆地韓文

詩句欲覽碑上文苔侵不堪讀李白岣嶁山尖神禹碑字青石赤形摹奇韓蒼苔字滿土埋龜風雨銷磨絶妙詞王建題蔡碑

古今事實

杜預碑

杜預脩召信臣遺迹激用滍淯諸水以浸田萬頃衆庶賴之號曰召父預好為後世名常言高岸為谷深谷為

陵刻石為二碑紀其勲績一沉萬山之下一立峴山之上曰焉知此後不為陵谷乎

杜預製二碑一沉水中慮數百年後水為陵則碑出預但知陵谷有遷變而不知石亦有磨滅此一說也然深谷為陵則必實以土然後為陵谷既為陵則石亦埋沒豈復可見此亦不達物理陳正獻避齋閒覽

羊祜碑

襄陽百姓于峴山羊祜平生遊憩之所建碑立廟歲時享祭焉望其碑者莫不流涕杜預因名為墮淚碑

蔡邕碑

上虞長度尚弟子鄿邯淳字子禮弱冠有異才尚先使魏郎作曹娥碑文成未出會郎見尚尚與之飲而子禮方至督酒尚問郎碑文成未郎辭不才因試使子禮為之操筆而成無所點定郎嗟嘆不暇毀其草其後蔡邕題八字曰黄絹幼婦外孫虀臼

草堂碑

王子敬過戴安道草堂飲酣安道求子敬文子敬攘臂大言曰我詞翰不及古人與君一掃素壁今山陰草堂碑是也

韓山寺碑

庾信自南朝至北方惟愛溫子升所作韓山寺碑或問信曰北方何如曰惟韓山一片石堪與語餘若驢鳴犬吠耳玉泉子

推倒淮西碑

元和中有老卒推倒平淮西碑帝怒命縛來朕自斫殺之因至曰碑中只言裴度功不述李愬力微臣是以不平上命放罪敕段文昌别撰芝田録

近捨皇甫

裴度保釐洛邑皇甫湜為從事裴討淮西賞賜鉅萬盡捨以脩福先寺將立碑求文于白居易湜在坐怒曰近捨皇甫湜而遠徵白信獲戾於門下矣裴婉詞謝之因

請湜為之文湜歸飲斗酒乘醉揮毫立就明日挈本獻之文字古恠裴甚奇之因以寶車名馬器玩之具約千緡令小將就幕酬之湜怒叱之曰多謝令公何相待之薄也某之文非常流之文也曽與顧況為集序外未嘗輙許人其碑約三千字每字三疋絹更減不得裴聞之笑令依數酬之湜受之無媿色

碑作矴石

唐楊瑒仕至左散騎常侍在官清白吏請立石紀德瑒

曰事益於人書名史氏足矣若碑頌者徒遺後人作砃石耳

立奸黨碑

崇寧初蔡京為元祐黨籍刻石文徳殿門又立于天下州廳長安召匠李安民安民曰司馬相公稱其正直今謂之奸邪安民不忍鐫府官欲罪之匠曰被役不敢辭乞不刻安民鐫字於碑恐後世併以為罪也長編

古今文集

雜著

弔九江驛碑材文　　歐陽詹

昔太師顔魯公為湖州牧産碑材石每使工琢之與辭兼行趺本而龜護頂有螭拏躩噴興如神如靈公神而珍之精選所處湖州無所稱立罷守歸朝載而塗出蘇臺入毗陵亦無稱立轉丹陽遊建業亦無稱立次江州州南有湖湖東有山蛟奔螭引直到湖心頓止之處則茂林峭石勢環氣勝非徃時所睇而神祠曰祖將軍廟

在馬公覩其詭秀與碑材叶即日以酒脯奠神造亭曰祖亭製亭之文手勒斯碑而立之後典州吏於州之九江驛有偹坏之勞狀其末績乃取斯碑刻公之述寘巳之述今為九江驛之碑焉嗚呼以祖亭方九江驛則蘭室鮑肆矣以魯公之文方今之文則牢醴糟糠矣以魯公之札翰方今之札翰則錦綉枲麻矣以魯公之用方今之用則諸夏夷狄矣痛哉斯碑出祖亭入九江石不能言豈無其寃故吊之嗚呼繼世生哲詎無賢兮將覩

于斯將悼于斯庻滁所黷而復攸宜

集古録序　　歐陽永叔

物常聚於所好而常得于有力之彊有力而不好好之而無力雖近且易有不能致之象犀虎豹蠻夷山海殺人之獸然其齒角皮革可聚而有也玉出崑崙流沙萬里之外更十餘譯乃復乎中國珠出南海常生深淵採者腰絙而入水形色非人往往不出則下飽蛟魚金礦于山鑿深而穴遠篝火餱糧而後進其崖崩窟塞則遂

葬其中者率常數百人其遠且難又多死禍常如此然
而金玉珠璣世常兼聚而有也凡物好之而有力則無
不至也湯盤孔鼎岐陽之鼓岱山鄒嶧會稽之刻石與
夫漢魏以來聖君賢士桓碑彝器銘詩序記下至古文
籀篆分隸諸家之字書皆三代以來至寶怪奇偉麗工
妙可喜之物其去人不遠其取之無禍然而風霜兵火
湮淪磨滅散棄于山崖墟莽之間未嘗收拾者由世之
好者少也幸而有好之者又其力或不足故僅得其一

二而不能使其聚也夫力莫如好好莫如一予性顓而嗜古凡世人之所貪者皆無欲于其間故得一其所好於斯好之已篤則力雖未足猶能致之故上自周穆王以來下更秦漢隋唐五代外至四海九州名山大澤窮崖絶谷荒林破冢神仙鬼物詭恠所傳莫不皆有以為集古録以謂轉寫失真故因其石本軸而藏之有卷帙次第而無世之先後蓋其取多而未已故隨其所得而録之又以謂聚多而終必散乃撮其大要别為目録因

并載夫可與史傳正其闕謬者以傳後學庶益於多聞

或譏予曰物多則其勢難聚聚久而無不散何必區區於是哉予對曰足吾所好玩而老焉可也象犀金玉之聚其能果不散乎予固未能以此而易彼也

跋瘞鶴銘　　歐陽永叔

右瘞鶴銘題云華陽眞逸撰刻于焦山之足常為江水所没好事者伺水落時模而傳之往往秖得其數字云鶴壽不知其幾而已以其難得尤以為奇惟余所得六

百餘字獨為多也按潤州圖經以為王羲之書字亦奇特然不類羲之筆法而類顔魯公不知何人書也華陽真逸是顧况道號今不敢遂以為况者碑無年月不知何時疑前後有人同斯號者也

按蘇子美詩云山陰不見換鵝經京口空傳瘞鶴銘真作右軍書矣陶隱居外傳隱居號華陽真人晚號華陽真逸西清詩話

跋石鼓文

歐陽永叔

右石鼓文在岐陽初不見稱於前世至唐人始盛稱之而韋應物以為文王之鼓至宣王刻詩爾韓退之直以為宣王之鼓在今鳳翔孔子廟中鼓有十先時散棄于野鄭餘慶置于廟而亡其一皇祐四年向傳師求於民間得之十鼓乃足其文可見有四百五十六字磨滅不可識者過半余所集錄文之古者莫先於此然其可疑者三四今世所有漢桓靈時碑往往尚見在其距今未及千歲大書深刻而磨滅者十猶八九此鼓按太史公

年表自宣王共和元年至今嘉祐八年實千有九百一十四年鼓文細而刻淺理難得存此其可疑者一也其字古而有法其言與雅頌同文而詩書所傳之外三代文章真蹟在者惟此而已然自漢已來博古好奇之士皆略而不道此其可疑者二也隋氏藏書最多其志所錄秦始皇刻石婆羅門外國書皆有而無石鼓文遺近錄遠不宜如此此其可疑者三也前世傳記所載古遠奇恠之事類多虛誕而難信況記傳不載韋韓二君何

擿而知為文宣之鼓也隋唐古今書籍粗備豈當時猶有可見而今不之見耶然退之好古不妄者余姑取以為信爾至于字畫亦非史籀不能作也

跋唐中興頌碑　　歐陽永叔

右大唐中興頌元結撰顔真卿書書字尤奇偉而文辭古雅世多模以黄絹為圖障碑在永州磨崖石而刻之模打既多石亦殘闕今世人所傳字畫完好者多是傳模補足非其真者此本得自故西京留臺御史李建中

家蓋十年前崖石真本也尤為難得爾

古詩

立碑　白居易

勲德既下衰文章亦陵夷但見山中石刻作路旁碑銘勲悉太公敘德皆仲尼復以多為貴千言直萬貲為文彼何人想見下筆時但欲愚者悅不思賢者嗤豈獨賢者嗤乃傳後代疑有石蒼苔字安知是愧辭

觀兖文忠公家六一堂圖畫

陳無已

生世何用早我已後此翁頗識門下士畧已聞其風中年見二子已復歲一終呼我過其廬所得非所蒙先朝羣玉殿冠佩環羣公神文煥王度喜色見天容御榻誰復登帝書元自工黃絹两大字一覽涕無從似欲託其子天意與人同歷數況有歸敢有貪天功集什一千卷明明並羣雄誰云第一手未有百世公廟器刻科斗寶樽播華虫緬懷弁服士酬獻鳴瑽瑢插架一萬軸遺子

以固窮素琴久絶絃朞酒頗闕供向來一瓣香敬爲曾南豐世雖嫡孫行名在惡子中斯人日已遠千載幸一逢吾老不可待露草濕寒蛬

書磨崖碑後　黄魯直

春風吹船着浯溪扶藜上讀中興碑平生半世看墨本摩挲石刻鬢成絲明皇不作苞桑計顛倒四海由祿兒九廟不守乘輿西萬官奔竄鳥擇棲南内凄凉幾苟活高將軍去事尤危臣結舂陵二三策臣甫杜鵑再拜詩

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賞瓊琚詞同來野僧六七輩

亦有文士相追隨斷崖蒼蘚對立久凍雨為洗前朝悲

題磨崖碑詩後　　　　潘邠老

公從浯溪春水船繫船啼鳥青崖邊次山作頌今幾年

當時治亂春風前明皇聰明真晚謬乾坤付與歌奴手

骨肉何傷九廟焚蜀山騎騾不回首天下寧知再有唐

皇帝紫袍迎上皇神器倉皇吾敢惜兒不終孝聽五郎

父子幾何不豺虎萬里橋頭望靈武南內淒凉誰得知

人間稱家作端午平生不識顔真卿去年不荅高將軍去來讀碑淚沾臆公詩與碑當並行不賞邊功寧有許不殺奏章猶未語雨淋日炙字未訛千秋萬歲所鑒多

讀中興碑　張文潛

玉環妖血無人掃漁陽馬厭長安草潼關戰骨高於山萬里君王蜀中老金戈鐵馬從西來郭公凜凜英雄才舉旗為風偃為雨洒掃九廟無塵埃元功高名誰與紀風雅不繼騷人死水部胸中星斗文太師筆下龍蛇字

天遣二子傳將來高山百丈磨蒼崖誰持此碑入我室使我一見昏眸開百年興廢增歎慨當時數子今焉在君不見荒塘浯水棄不收時有遊人打碑賣

讀中興碑　張安國

繡綳兒啼思塞酥重床燎香驅羣胡黄裙錦襪無尋處一夜驚眠摇帳柱朔方天子神為謀三郎歸來長慶樓樓前拜舞作奇祟中興之功不贖罪日光玉潔十丈碑蛟龍盤拏與天齊北望神京淚雙落只今何人老文學

律詩

題中興碑詩後并序　　范至能

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商周魯之遺篇可以槩見今次山乃以魯史筆法婉辭含譏蓋之而章後來詞人復發明呈露則磨崖之碑乃一罪案何頌之有竊以為未安題五十六字刻之石傍與來者共商略之

三頌遺音和者稀丰容寧有刺譏辭絶憐元子春秋法

却寓唐家清廟詩歌詠當諧琴搏拊策書自管璧瑕疵
紛紛健筆剛題破從此磨崖不是碑

詩話

毀司馬墓碑

司馬溫公紹聖初有旨令毀隧碑豫章先生自黔安至
荆南作詩云司馬丞相驟登庸擢用元老超羣公楊綰
登朝天下喜斷碑零落卧秋風謂此也孫舍人君孚云
方毀折之際大風走石羣吏莫敢近獨有一匠氏揮斤

而擊未盡碎忽仆碑下死其碑元賜精忠粹德<sub>泊宅編</sub>

雷擊姦黨碑

元祐所立姦黨碑以司馬溫公為首一旦為雷所霹張山人有詩昨夜風雷起擊碎姦黨碑若問張山人不知



雷轟薦福碑<sub>見談命門</sub>

欽定四庫全書

子部

古今事文類聚別集卷十四五


詳校官中書臣沈颺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編修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潘奕雋

謄錄監生臣徐莊

#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四

宋　祝穆　撰

## 文房四友部

### 硯　古瓦硯　水滴附

羣書要語硯研也研墨使和濡也釋名弘農陶泓韓毛穎傳石虛中字居默南越高要人也器度方圓中心坦然隱遁不仕因採訪遇之端陽拜即墨侯與宣城毛元鋭燕人

易玄光華陰褚知白同出處文嵩作石虚中傳　薛稷封硯為石鄉侯龍鬚志

古瓦硯觚稜金爵競託嵒嶤玉女胡人爭來睥睨又云昔之藏歌蓋舞庇日干霄繁華幾代零落一朝委地而合隨塵土依人而郤伍瓊瑶吴融古瓦硯賦

詩句硯寒金井水杜紫潭出玄雲翳我潭上星坡玉德金聲寓於石坡文章忠義老研磨坡硯中旗影龍蛇動夏文莊

片墨磨穿三寸石唐詩贈君洮州緑石含風漪能淬

筆鋒利如錐山谷贈張文潛 水滴宮硯玉蟾蜍杜

古今事實

少同席硯

漢宣帝時中郎將張彭祖少與帝微時同席硯及帝即位彭祖以舊恩封陽都侯出常驂乘

墻涵着筆硯見著書門

欲焚筆硯見文人相推門

幼知祖硯見祖孫門

風字硯

會稽有老叟云右軍之後持一風字硯大尺餘色正赤用之不減端石云右軍所用石揚休以錢三萬得之硯譜

磨鐵硯

五代桑維翰或令其改姓維翰鑄鐵硯以示人曰硯敝則改而他仕卒以進士及第

硯可呵水

孫之翰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孫曰硯有何異而直如

此之價也客曰硯以石為貴此石呵之則水流孫曰一日呵得一擔水纔直三錢得此何用遂不受筆談

不持一硯見清廉門

硯久不洗

吕正獻公著燕居凝塵滿案澹然弗顧所用硯或十數日不洗滌亦不問也家塾記

銅雀古瓦係瓦硯

魏銅雀臺遺址人掘地得古瓦以為硯貯水數日不滲

硯譜

得玉蟾蜍係水滴

廣川王去疾發晉靈公冢或云袁盎得玉蟾蜍一枚腹空容五合水王取以為盛水滴西京雜記

古今文集

雜著

硯譜

柳公權論硯以青州石為第一絳州者次之殊不言端

石世傳端溪中有草蒙茸可愛匠者琢石成硯以草裹之故自嶺表迄中夏而無損或云水中石其色青山半石其色紫山絶頂者尤潤如猪肝色者佳其貯水處有白赤黃色點者謂之鸜鵒眼脉理黃者謂之金線紋其山號斧柯昔人採石為硯必以牛羊祭之不爾雷電失石所在　硯譜以青州紅絲石為第一然乃下品特存古物耳端所出有四巖石為甲石屋次之西坑又次之後歷又劣巖與西坑相去二十里去後歷七里而所產

逈然不同猶建安產茶比北苑壑源去沙溪數十里而優劣差殊然岩石又分上下又有活眼死眼之别圓暈相重黄黒相間黳睛在内晶熒可愛謂之活眼四旁浸漬不甚鮮明謂之泪眼形體畧具内外皆白謂之死眼活眼勝泪眼泪眼勝死眼死眼勝無眼　鄭熊云端溪有斧柯園將軍地同是一溪唯斧柯出者大不過三四指一兩呵津汗滴瀝真難得之物茶園次之將軍又次之歐陽永叔云端石以子石為上在大石中生盖精石

也流俗訛為紫石又以貯水不耗為佳有眼為貴眼石病也官司歲以為貢在他硯上然十無一二發墨者但充玩好而已　唐彦猷云端石有眼者最貴謂之鸜鵒眼石文精美如木有節今不知者乃以為石病吁可不痛哉石有上下巖西坑後歷惟上巖有眼眼之美者青緑黄三色相重多者自外至心凡九重其大者尤為希有或布列硯中如北斗心房之形土人以眼多少為價重輕其生於墨池之外者謂之高眼生於内者曰低眼

高眼尤可尚以不為墨漬常可覩也或云取石祭以中牢故老云無之又云石有金線為美正其病也　蔡君謨云端石瑩潤惟有鋩者尤發墨歙石多鋩唯膩理者佳葢物之奇者必異其類也　歐陽永叔云歙石出龍尾溪以金星為貴予少時得金坑礦石堅而發墨端溪以北巖為上龍尾以深溪為上龍尾在端溪上而端溪以後出見貴耳

家藏古硯銘并序　唐子西

硯與筆墨蓋氣類也出處相近也任用寵遇相近也獨壽夭不相近也筆之壽以日計墨之壽以月計硯之壽以世計其故何也其為體也筆最銳墨次之硯鈍者也豈非鈍者壽而銳者夭乎其為用筆最動墨次之硯静者也豈非静者壽而動者夭乎吾於是得養生焉以鈍為體以静為用或曰壽夭數也非鈍銳動静所制借令筆不銳不動吾知其不能與硯久遠也雖然寧為此而勿為彼也銘曰

不能銳因以鈍為體不能動因以靜為用惟其然是以能永年

鼎硯銘　　蘇子瞻

鼎有耳盤有趾鑑幽無光几不倚暘蟲隕羿喪厥喙羽淵之化帝祝尾不周僨裂東南圮爩然而深維水委誰乎為此昔未始戲銘其臀如幻詭

龍尾月石硯銘　　蘇子瞻

萋萋兮霧縠石宛宛兮黒白月其受水也哉生明而運

墨也旁死魄忽玄雲之霮䨴觀玉兎之沐浴集幽光於毫端散妙蹟於簡冊照千古兮如在耿兹月之不足

端硯銘　蘇子瞻

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出陰鑑之液懿矣兹石君子之側匪以玩物惟以觀德

端硯銘　蘇子瞻

千夫挽綆百夫運斤篝火下縋以出斯珍一噓而泣歲久愈新誰其似之我懷斯人

孔毅父龍尾硯銘　　蘇子瞻

澁不留筆滑不拒墨爪膚而穀理金聲而玉德厚而堅足以閲人於古今朴而重不能隨人以南北

鳳咮硯銘

北苑龍焙山如翔鳳下飲之狀當其咮有石蒼黑緻而玉熈寧中太原王頎以為硯余名之曰鳳咮然其產不富或以黯黮灘石為之狀酷類而多拒墨時方為易傳銘

曰

陶土塗鑿山石玄之盡顯之賊涵清泉閟重谷聲如銅色如鐵性滑堅善凝墨弃不取長太息招伏羲揖西伯發祕藏與有力非相待為誰出

鳳咮硯銘　蘇子瞻

帝規武夷作茶囿山為孤鳳翔且嗅下集芝田啄瓊玖玉乳金沙發靈竇殘璋斷璧澤而黝治為書硯美無有至珍驚世初莫售黑眉黄眼争研陋蘇子一見名鳳咮

坐令龍尾羞牛後

跋婺源硯譜　范至能

龍尾刷絲秀潤玉質天下硯石第一今其穴塞已數年大木生之不復可取或因洪水漂薄沙礫間得異時斧鑿之餘至瑣碎者亦治為硯縱橫不盈二三寸稍大者即是故家所藏舊物士大夫既罕得見故能察識者少而遂以端石為貴端石絶品猶不能大勝刷絲東坡鳳咮硯銘云坐令龍尾羞牛後此乃武夷灘石那得度龍

尾前一時謔語非確語也

東坡作鳳咮硯銘云帝規武夷作茶囿胡仔曰武夷山未有茶茶出北苑名鳳山石亦頑燥非硯石詢之土人未嘗以為硯方悟坡公為人所誑若劍浦黯淡灘有十種石黑眉黄眼人以為硯鳳咮必此灘石也然去武夷逺矣苕溪詩話

古詩

眉子石硯　蘇子瞻

君不見李成畫手開十眉橫雲却月闘新竒游人指點小顰處中有漁陽胡馬嘶又不見王孫青瑣橫窓碧腸斷浮雲遠山色書生性命何足論苦費千金買消渴邇来喪亂愁天工滴向君家書研中小窓書幌相嫵媚令君曉夢生春紅眦耶居士談空處結習已空花不住試教天女為磨鉛千偈瀾翻無一語

謝寇十一惠端硯　陳無已

百工營材先利器市道居貨如作贅書生活計亦酸寒

斷塼半瓦寧求備端溪四山下龍淵鬱積中州清淑氣
金聲玉骨石為容江河屈流雲作使滑如女膚色馬肝
夜半神光際天地諸天散花百神喜知有聖人當出世
没人投深索千丈探頷適遭龍伯睡轆轤拖出萬人賀
千歲之藏一朝致琢為時様供翰墨什襲包藏百金貴
北行萬口更衆目冠卿好事不計費南鄰居士卿之孫
豐悴相從不為異似憐陶瓦磨竈煤輟贈不減前人志
人言寒士莫作事鬼奪客偷天破碎甌玉韞櫝與無同

錦衾還客棄佳惠衆所欲得當有縁天獨於予可無意敢書細字注蟲魚要傳華嚴八千偈

律詩

謝唐秀州端石硯　劉禹錫

端州石硯人間重贈我因知正草玄闕里廟中空舊物開方竈下豈天然玉蜍吐水霞光淨綵翰揺風絳錦鮮此日慵工記名姓因君數到墨池前

古詩以下係古瓦硯

## 銅雀硯

梅聖俞

歌舞人已死臺殿棟已傾舊基生黑棘古瓦埋深耕玉質先骨朽松棟為埃輕築緊風雨剝埏和鉛膏精不作鴛鴦飛乃有科斗情磨失沙礫麄扣知金玉聲初求畝下遂側几席清入用固為貴論古莫與并端溪割紫雲空負世上名韓著毛穎傳何獨稱陶泓倘以較歲年泓當視如兄

許東之教授惠澤州呂道人硯為賦長句

陳去非

君不見銅雀臺邊多事土走上觚稜蔭歌舞餘香分盡垢不除却寄書林汗纁褚豈如此瓦凝青膏冷面不識奸雄曹吕翁已去玄餘泣通譜未許弘農陶暮年得君真耐久摩挲玉質雲生手未知南越石虛中亦有文章似君否西家撲滿本弟昆趣向清濁何年分一朝墮地真瓦礫莫笑韓公無瘞文

律詩

相州古硯瓦　　王介甫

吐盡西陵歌舞塵當時屋瓦始稱珍甄陶往往成今手尚託聲名動世人

詩話

歙石有數種

茗溪漁隱曰新安龍尾石性皆潤澤色俱蒼黑縝密可以敵玉滑膩而能起墨以之為硯故世所珍石雖多惟羅紋者眉子者刷絲者最佳東坡作龍尾硯銘云滑不

拒墨者此羅紋石也又詩云成都畫手開十眉者此眉子石也汪彦章詩云氷蠶吐蠒抽銀忽雲綃裂斷擲殘繻淪入空山作尤物中書君老不任事蛛網陶泓空俗骨故令王質傲松腴萬縷秋毫聊出没此刷絲石也硯譜云歙石出於龍尾溪其石堅勁大抵多發墨故前世多用之較其優劣龍尾遠出端溪上硯録云歙石其最可上者每用墨訖以水滌之泮然盡去不復留漬于其間是足過端石矣

端石佳品

硯録云端溪石則色貴青紫聲欲清越向日視之有芒入水漬之無瑕備此四者乃為佳品李長吉詩端州石匠巧如神踏天磨刀割紫雲傭刓抱水含滿唇暗灑萇弘冷血痕東坡銘云與墨為入玉靈之石與水為入陰鑑之液蓋言其發墨與滋潤也

雜著以下係水滴

水龜銘　傅玄

鑄兹靈龜體象自然含出源水有似清泉潤彼玄墨染此弱翰申情寫青經緯羣言

古詩

麒麟硯滴分韻得文字　　張安國

素王西狩麟筆削昌斯文茂陵一角獸妙語聞終軍壯哉筆硯間英姿欲摩雲名參龜龍瑞威掃狐兎羣豈獨濡毫端正可清妖氛會當侍君王玉殿清夜分轉寫胸中奇恩波被無垠

筆 筆架

羣書要語筆述也述事而書之也釋名楚謂之聿吳謂之不律燕謂之弗秦謂之筆說文貽我彤管詩刀不利筆不銛宜加砥削之揚子漢末一筆之匣雕以黄金飾以和璧綴以隋珠文以翡翠此筆非文犀之植必象齒之管豐狐之柱秋光之翰用之者必被朱綉之衣踐雕玉之履矣傅子凿禺諸郡多以青羊毛為筆或用雞鴨毛或以山雉五色可愛得非江淹夢中所得者乎筆有豐狐之毫

虎豹之毛鼠鬚羊毛狸毛羊鬚胎髮然未若兎毫曾類說

昔人或以琉璃象牙為筆管麗飾則有之然筆須輕便重則躓矣王羲之筆經

薛稷封筆為毛刺史纂異記

宣城毛元鋭字文鋒封管城侯文嵩作傳

詩句筆出狡兎翰文選

落筆四座驚杜

筆補造化天無功李賀

古今事實

始製筆

秦蒙恬製筆博物志　牛亨問曰古有書契以來便應有筆也世稱蒙恬造筆何也答曰自蒙始作秦筆耳以柘木為管以鹿毛為柱羊毛為被非兎毫竹管也非謂古筆也崔豹古今注

蕭何刀筆見書簡門

簪筆

張安世持槖簪筆事孝武數十年見其忠謹

投筆

後漢班超嘗投筆歎曰大丈夫當立功異域取封侯安能久事筆硯乎

管有三等

湘東王著書忠孝事以金管書之德行以銀管書之文章以竹管書之

筆落於地

曹公聞孫權以荆州資劉備大懼方作書不覺筆落於地吴志

夢筆如椽

晉王詢孝武時為左僕射夢人與大筆如椽覺語人曰當有大手筆事俄帝崩哀冊謚議皆詢草

夢五色筆見文章門

夢青鏤管筆

紀少瑜夢陸倕以一束青鏤管筆授之文因日進

夢筆生花

李白夢筆生花自是才思日進

蠅集筆端見蠅門

製筆見字學門

潤筆見文章門

閣筆王粲事

焚筆硯並文章門

宮嬪呵筆

李白於便殿草詔時大寒筆凍帝令宮嬪十人各執牙筆呵之令白遞取書字

筆諫

不擇筆並見字學門

筆耕見文章門

貍筆象管

歐陽詢子通書亞於父號大小歐陽體通自矜重以貍毫為筆覆以兎毫管皆犀象非是未嘗書

筆塚

僧智永遠祖逸少智永積年學書有禿筆頭十甕甕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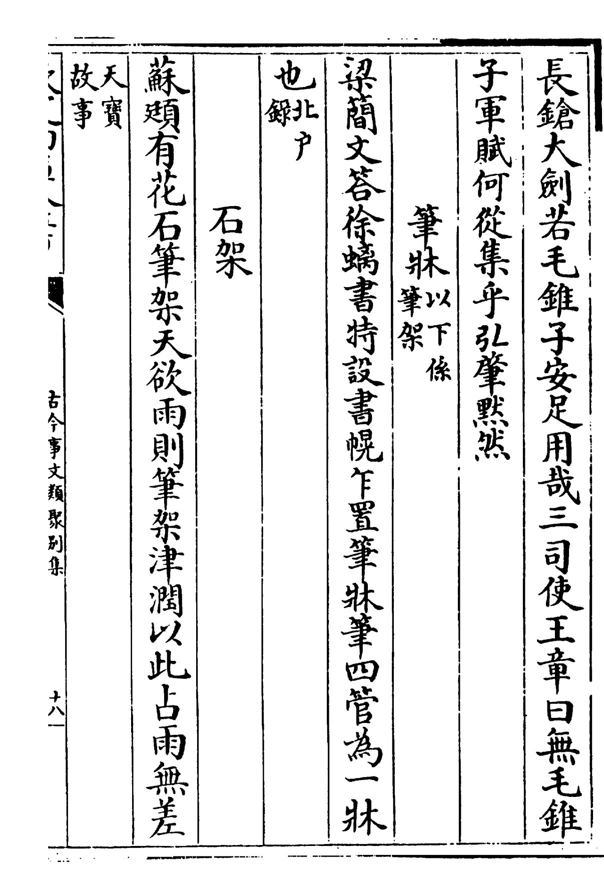
數石後瘞之號退筆塜尚書故實

詩贈筆工

羅隱喜筆工甚鳳語人曰筆文章貨也吾當助子取高價即以鴈頭牋百幅為贈士大夫聞之懐金問價

安用毛錐

五代漢史弘肇位方鎮兼中書令弘肇不喜賔客嘗言文人𠭂耐呼我為卒弘肇議帶樞密蘇逢吉以為不可恨之會飲竇貞固第弘肇厲聲曰安朝廷定禍亂直須



長鎗大劍若毛錐子安足用哉三司使王章曰無毛錐子軍賦何從集乎弘肇默然

筆牀 以下係筆架

梁簡文答徐摛書特設書幌乍置筆牀筆四管為一牀也 北户錄

石架

蘇頲有花石筆架天欲雨則筆架津潤以此占雨無差 天寶故事

古今文集

雜著

毛穎傳　　韓愈

毛穎者中山人也其先明眎佐禹治東方土養萬物有功因封於卯地死為十二神甞曰吾子孫神明之後不可與物同當吐而生已而果然明眎八世孫曰䨲世傳當殷時居山中得神仙之術能匿光使物竊姮娥騎蟾蜍入月其後代遂不仕云居東郭者曰䶂狡而善走與

韓盧爭能盧不及盧怒與宋猑謀而殺之醢其肉秦始皇時蒙將軍恬南伐燕次中山將大獵以懼楚召左庶長以連山筮之得天與人文之兆筮者賀曰今日之獲不角不牙衣褐之徒缺口長鬚八竅而趺居獨取其毫簡牘是資天下其同書秦其遂兼諸侯乎遂獵圍毛氏之族拔其毫載穎而歸獻俘于章華宮聚其族而加束縛焉秦皇帝使恬賜之湯沐而封諸管城號管城子日見親寵任事穎為人彊記而便敏自結繩之代以及秦

事無不纂録隂陽卜筮占相醫方族氏山經地志字書圖畫九流百家天人之書及浮圖老子外國之說皆所詳悉又通於當代之務官府簿書市井貨錢注記惟上所使自秦皇帝及太子扶蘇胡亥丞相斯中車府令高趙高為中車府令下及國人無不愛重又善隨人意正直邪曲巧拙一隨其人雖後見廢棄終默不洩惟不喜武事然見請亦時往累拜中書令與上益狎上嘗呼為中書君上親決事以衡石自程雖宮人不得立左右獨穎與執

燭者常侍上體方罷潁與絳人陳玄弘農陶泓及會稽褚先生友善相推致其出處必偕上召潁三人者不待詔輒俱往上未嘗恠焉後因進見上將有任使拂拭之因免冠謝上見其髮禿又所摹畫不能稱上意上嘻笑曰中書君老而禿不任吾用吾嘗謂君中書君今不中書耶對曰臣所謂盡心者焉因不復召歸封邑終于管城其子孫甚多散處中國徼外皆冒管氏惟居中山者能繼父祖業

太史公曰毛氏有兩族其一姬姓文王之子封于毛所謂魯衛毛聃者也戰國時有毛公毛遂獨中山之族不知其本所出子孫蕃昌春秋之成見絶於孔子而非其罪及蒙將軍拔中山之毫始皇封之管城世遂有名而姬姓之毛無聞頴始俘見幸任使秦之滅諸侯頴亦有功賞不訓勞以老見踈秦真少恩哉

筆說　蘇子瞻

近日都下筆皆圓熟少鋒雖軟美易使然百字外力輒

衰蓋製毫太熟使然也鬻筆者既利于易敗而多售買筆者亦利其易使惟諸葛氏獨守舊法此又可喜也志林

藏筆法　蘇子瞻

杜叔元君懿善書學李建中法為宣州通判君懿膠筆法每一百枚用水銀粉一錢七皆以沸湯調研和稀糊乃以研墨膠筆永不蠹且潤軟不燥也非君懿善藏亦不能如此持久也志林

筆囊銘　張敬夫

司馬文正公貯筆黃囊及紅管筆一枝今藏太史范氏文正親題其上實治平中賜物淳熙六年敬銘

厚陵之賜文王之澤傳之方来見者改色筆端吐詞縠粟萬世豈惟改色公心是繼在昔魏公世保其笏謹哉斯藏惟徳其物

贈筆工吳説　蘇子瞻

筆若適士大夫意則士人不能用若便于工書者則雖士大夫亦罕售矣屠龍不如屠狶豈獨筆哉君謨所謂

藝亦困而人益困非虛語也吳政已亡其子說頗得家法前史謂徐浩書鋒藏書中力出字外杜子美云貴瘦硬方通神若用今時筆立虛鋒漲墨則人人皆作肥皮饅頭矣用吳說筆作此字頗適人意然久在海外舊所賫筆皆腐敗至用雞距筆獰劣如魏元忠所謂騎窮相騾脚挂鐙者今日忽于叔静家用諸葛筆驚歎乃爾醞藉耶

跋蔡藻筆　朱元晦

蔡藻造筆能書者識之此故沅州吕使君語也因試其所製棗心樣喜其老而益精并深山陽鄰笛之感

始用兎毫　程泰之

張子訓嘗問僕曰蒙恬造筆然則古無筆乎僕曰非也古非無筆但用兎毛自恬始耳爾雅曰不律謂之筆詩云貽我彤管春秋云夫子絶筆獲麟莊子云舐筆和墨是知其来遠矣但古筆多以竹如今木匠所用木斗竹筆故其字從竹又或以毛但能染墨成字即謂之筆至

蒙恬乃以兎毛故毛頴傳備載之

古詩

鼠毛筆　蘇叔黨

太倉失陳紅狡穴得餘腐既興丞相歎又發廷尉怒磔肉餧餓猫奮髯雜霜兎揷架刀槊健落紙龍蛇驚物理未易語時来得所遇穿墉何卑微託此得佳譽

紫毫筆　白居易

紫毫筆尖如錐兮利如刀江南石上有老兎喫竹飲泉

生紫毫宣城之人採為筆千萬毛中揀一毫毫雖輕工甚重管勒工名充歲貢君兮臣兮勿輕用勿輕用將何如願賜東西府御史願𦕅左右臺起居搦管趨入黄金闕抽毫立在白玉除臣有姦邪正衙奏君有動言直筆書起居郎侍御史爾知紫毫不易致每歲宣城進筆時紫毫之價如金貴慎勿空將彈失儀慎勿空將錄制詞

林為之送筆戲贈　黄魯直

閻生作三副規模宣城葛外貌雖銑澤毫心或粗糲巧

將希栗尾拙乃成橐核李慶縛散卓含墨不能洩病在
惜白毫往往半巧拙小字亦周旋大字難曲折時時一
毫亂乃似逆柝髮張禺徒有表徐偃元無骨模畫記姓
名亦可應倉卒為之街南居時通鈴下謁晴軒坐風凉
悕我把枯筆開囊撲蠹魚遣奴送一束洗硯磨松煤揮
灑至日没蚤年學屠龍適用固踈濶廣文困虀鹽烹茶
對秋月略無人問字况有客投轄文章寄呻吟詩授貫
頰舌閒無用心處雌黄到筆墨時不與人游孔子尚愛

日作詩當鳴鼔聊自攻短闕

律詩

和錢穆父詠猩猩毛筆　黄山谷

愛酒醉魂在能言機事疎平生幾兩屐身後五車書物色看王會勲勞足石渠拔毛能濟世端為謝楊朱

戲詠猩猩毛筆二首　黄山谷

桄榔葉暗賔郎紅朋友相呼墮酒中政以多知巧言語故應来作管城公

明窻脫帽見蒙茸醒看青鞋在眼中束縛歸来儻無辱

逢時又作黑頭公

謝送宣城筆　黃山谷

宣城變樣蹲雞距諸葛名家捋鼠鬚一束喜從公處得

千金求得市中無謾投墨客摹科斗勝與朱門飽蠹魚

愧我初非草玄手不將閒寫吏文書

筆架 係筆架　劉彥冲

刻畫峰巒勢尸功翰墨餘鎖窻閒晝永高臥數中書

紙

羣書要語紙砥也平滑如砥石也釋名會稽褚先生韓毛穎傳

辭稷為紙封九錫拜褚國公白州刺史統領萬字軍纂異記

既作契以代繩兮又造紙以當策覽之則舒舍之則卷傅咸紙賦

漢官儀以紙為畚為幅為枚北戶錄

詩句高文擲綵牋杜巴牋染翰光杜剡藤開玉板坡洛陽紙價頻能高杜麥光鋪几凈無塵坡

古今事實

蔡倫造紙

後漢蔡倫為中常侍尚方今有才思自古書契多編以竹簡其用縑白者亦謂之紙東觀漢記作帋其字從巾縑貴而簡重並不便於人倫乃造意用樹膚麻頭白麻紙及敝布魚網為網紙楮皮為穀紙奏上之和帝善其能自是莫不用焉天下咸稱蔡侯紙

洛陽紙貴見賦門

與紙九萬

王右軍為會稽令謝公乞牋紙庫中唯有九萬枚悉與之語林

用桑根紙

雷孔璋曾孫穆之有張華與祖書乃桑根紙紙譜

造側釐紙

張華獻博物志製側釐紙萬番南越所獻也漢人言陟釐與側理相亂南人以海苔為紙其理縱橫衺側因以為名

造銀光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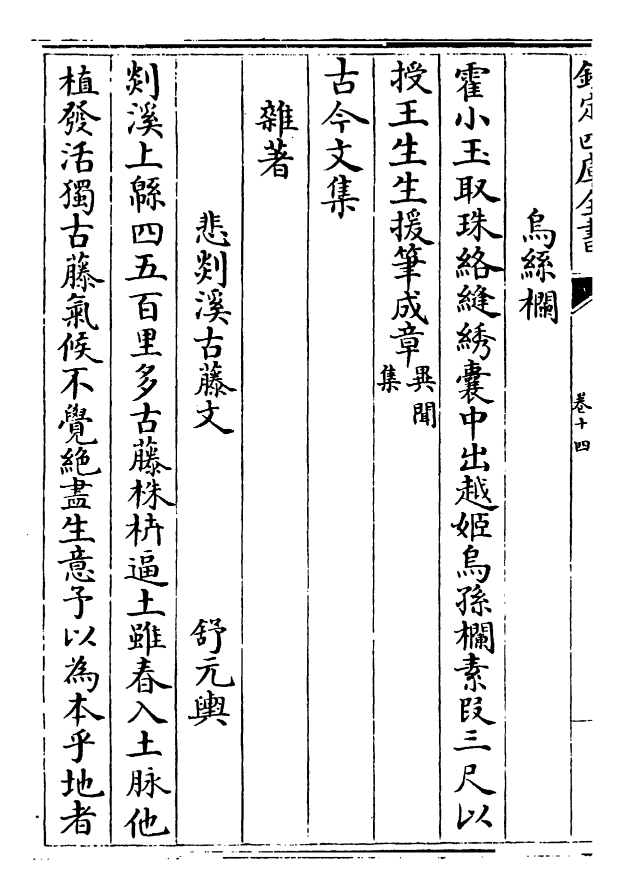
齊高帝嘗造銀光紙贈王僧虔丹陽記

受紙百番

唐杜暹為婺州叅軍秩滿將歸州吏以紙萬餘張贈之暹唯受一百時人歎曰昔清吏受一大錢復何異也

薛濤牋

唐蜀妓薛濤造松花牋好製小詩惜其幅大乃狹小之人以為便號薛濤牋




烏絲欄

霍小玉取珠絡縫綉囊中出越姬烏孫欄素叚三尺以授王生生援筆成章異聞集

古今文集

雜著

悲剡溪古藤文　舒元輿

剡溪上緜四五百里多古藤株枿逼土雖春入土脉他植發活獨古藤氣候不覺絶盡生意予以為本乎地者

春到必動此藤亦本於地方春且死絶遂問溪上人有道者云溪中多紙工刀斧斬伐無時擘剥皮肌以給其業噫藤雖植物者温而榮寒而枯養而生殘而死亦將似有命於天地間今為紙工斬伐不得發生是天地氣力為人中傷致一物疾癘之若此異日過數十百郡東洛西雍歷見書文者皆以剡紙相夸予寤曩剡藤之死職止由此此過固不在紙且今九牧士人自專言能見文章戶牖者其數與麻竹相多聽其語其自安重皆不

嘗握驪龍珠雖苟有曉寤者其倫甚寡不勝衆者亦皆斂手無語勝衆者果自謂天之文章歸我遂輕傲聖人道使周南召南風骨抑入於折揚皇華中言偃卜子夏文學陷入於淫靡放蕩中比肩握管動盈數千百人數千百人筆動數千萬言不知其為謬誤日日以縱自然殘藤命易其桑葉波波頹沓未見止息如此則綺文妄言輩誰非書剡紙者耶紙工嗜利曉夜斬藤以鬻之雖舉天下而剡溪猶不足以給况一剡溪者耶以此恐後

之日不復有藤生於剡矣大抵人間費用苟得著其理則不枉之道在則暴耗之過莫由横及於物物之資人亦有其時時其斬伐不為夭閼予謂今之錯為之文者皆夭閼剡溪藤之流也藤生有涯而錯為文者無涯無涯之損物不直於剡藤而已予所以取剡藤以寄其悲

古詩

次韻王炳之惠玉版紙　黄魯直

王侯鬚若緣坡竹哦詩清風起空谷古田小紙惠我百

信知溪翁能羣玉嗚砧千杵動秋山裹糧萬里來輦轂儒林丈人有蘇公相如子雲再生蜀往時翰墨頗横流此公歸来有邊幅小楷多傳樂毅篇高詞欲奏雲門曲不持歸掃蘇公門乃令小人令拜辱去騷甚遠文氣卑畫虎不成書勢俗董狐南史一筆無誤掌殺青司記録雖然此中有公議或辱五鼎榮半菽願公進德使見書不敢求公米千斛

長句謝陳適用惠送吳南雄所贈紙

黄魯直

盧陵政事無全牛恐是漢時陳太邱書記姓名不肯學
得紙無異夏得裘琢詩包紙送贈我自狀明月非暗投
詩句縱横翦宮錦惜無阿買書銀鈎蠻溪功藤卷盈百
側釐羞滑璽羞白想當鳴杵砧面平桄根葉風溪水碧
千里鵝毛意不輕瘴衣腥膩北歸客君侯謙虛不自供
胡不贈世文章伯一涔之水容牛蹄識字有數我自知
小時雙鈎學楷法至今兒子憎家雞雖然嘉惠敢虛辱

煮泥續尾成大軸寫心與君心莫傳平生落魄不問天樽前花底幸好戲為君絕筆謝風塵已無商頌猗那手請讀南華内外篇

次韻酬微之贈池紙并詩　王介甫

微之出守秋浦時椎冰看擣萬穀皮波工龜手吒今樣魚網肯數荆州池霜紈奪色賈不售虹玉喪氣山無輝方船穩載獻天子善價徐取供吾私十年零落尚百一持以贈我隨清詩君寧久寄金穀地方執陽筆磨坳螭

當留此物朝上國日侍帝側書新儀不然名山副史本褒拔元凱許窮奇咨予文章非世用畫鏤空爾縻米脂揮毫才足記姓名竊學又恥從師宜師宜官南陽人工書晉右軍贊云師宜懸帳之奇今去官字祖晉贊也忽忽點汚亦何忍嘉貺但覺難為辭篇終有意責趙璧窮國恐誤連城歸傾囊倒篋聊一報安敢坐以秦為雌

律詩

李員外寄紙筆　韓愈

題是臨池後分從起草餘兎尖針可並繭淨雪難如莫恠殷勤謝虞卿正著書

蜀牋寄弟　韓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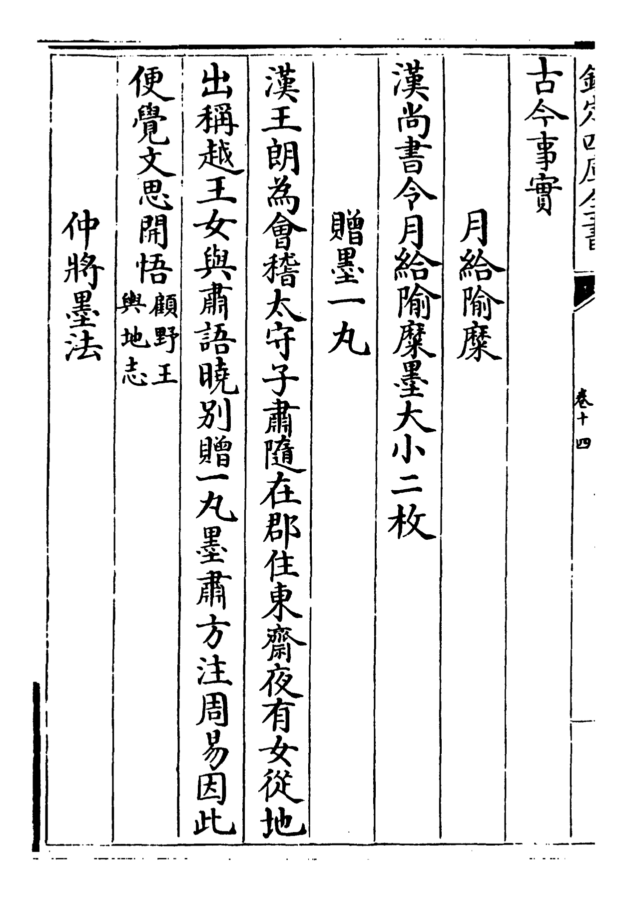
韓浦韓洎咸有詞學洎嘗輕浦語人曰吾兄為文譬如繩樞草舍聊庇風雨予之為文是造五鳳樓手浦竊聞其言偶得蜀牋以詩贈洎云

十樣蠻牋出益州寄来新自浣溪頭老兄得此全無用

助汝添脩五鳳樓

墨

羣書要語墨晦黑也釋名墨染紙三年字不昏暗者為上相經墨凡墨日日用之一歳纔減半寸者萬金不換同上梁朝以墨為螺為量為丸為枚比戶録絳人陳玄韓毛穎傳子墨客卿相如賦薛稷為墨封九錫拜玄香太守兼亳州楮郡平章事纂異録燕人易玄光字處晦封松滋侯詩句墨出青松煙曹植樂府逺致烏玉玦







月給隃麋

漢尚書令月給隃麋墨大小二枚

贈墨一丸

漢王朗為會稽太守子肅隨在郡住東齋夜有女從地出稱越王女與肅語曉別贈一丸墨肅方注周易因此便覺文思開悟顧野王輿地志

仲將墨法

韋仲將合墨法以好純煙擣訖以細絹簁於缸中墨一斤以好膠五兩浸梣皮汁中梣江南樊雞木皮也其皮入水緑色觧膠又益黒色可下雞子白去黄五枚亦以真珠一兩麝香一兩皆别治細簁都合調下鐵臼中寧剛不宜滓檮三萬杵多益善合墨必得二月九月温時敗臭寒則難乾湩溶見風日破碎重不得過二兩太平御覽

仲將之墨一點如漆

贈石墨二螺

陸雲與兄機書曰一日上三臺得曹公藏石墨數十萬片云燒此消復可用不知兄頗見之否今送二螺

賜名龍香劑

唐明皇一日于御樓上見一道士大如蠅隱隱而行帝叱之即呼萬歲曰臣陛下御墨之精也帝因賜名龍香劑

造墨致富

王方翼燎松丸墨為富家

以頭濡墨

張旭每大醉以頭濡墨而書

池水盡黑

張芝字伯英臨池學書池水盡黑

以墨灑人

婁師德居夏官選人填委紛遝爭進至灑墨不去

佳墨乃書

裴行儉每曰褚遂良非佳墨精筆未嘗輒書

磨墨數升見為文敏速門

李廷珪墨

李超易水人唐末與子廷珪亡至歙州其地多松因留居以墨名家超本姓奚江南賜姓李其墨有劒脊圓餅面多為龍紋仁宗宴羣臣於羣玉殿嘗以其墨賜有雙脊龍樣尤為佳品澠水燕談太祖下江南得李廷珪父子墨不以為貴後有司更造相國寺門詔用墨漆取墨於主藏吏皆給廷珪父子墨至宣和間黄金可得而李墨不

可得矣闻見録

古今文集

雜著

墨說

蘇子瞻

阮生云未知一生當着幾兩屐吾有佳墨七十枚而猶取不已不近愚耶石昌言蓄廷珪墨不許人磨或戲之云子不磨墨墨將磨子昌言墓木拱矣而墨故無恙可以為好事者之戒吾為皂纆顏先生作集引其子復長

道以廷珪墨見遺形製類此墨以金塗龍及銘云李憲臣所蓄賜墨也此墨最久而黑如此殆是真耶林志

貴黑而光　　蘇子瞻

世人論墨多貴其黑而不取其光光不黑固為棄物若黑而不光索然無神采亦復無用要使其光清而不浮湛湛如小兒目睛乃為佳也懐民遺僕二枚其陽云清烟煤法墨其陰云道卿既黑而光如前所云者書以報之林志

古詩

孫莘老寄墨　蘇子瞻

徂徠無老松胞水無良工珍材取樂浪妙手惟潘翁魚肥熟萬杵犀角𧒽雙龍墨成不敢用進入蓬萊宮蓬萊春晝永玉殿明房櫳金𢦤灑飛白瑞霧縈長虹遥憐醉常侍一笑問天容

谿石琢馬肝剡藤開玉版嘘嘘雲騎出奕奕龍蛇綰此中有何好秀色紛滿眼故人歸天禄古漆窺蠹簡𤗐糜

給尚方老手善編刻分餘幸見及花落一歎赧

我貧如餓鼠長夜空齩齧瓦池研竈煤韋管書柹葉近者唐夫子遠致烏玉玦先生又繼之圭璧爛箱篋晴窻洗硯坐蛇蚓稍蟠結便有好事人敲門求醉帖

歐陽季默以油煙墨二丸見餉

蘇子瞻

書窻拾輕煤佛帳掃餘馥辛勤破千夜收此長寸玉癡人畏老死腐朽同草木欲將東山松涅盡南山竹墨堅

人苦脆未用歎不足且將注蠹魚莫草三千牘

贈潘谷　　　　蘇子瞻

潘郎曉踏河陽春明珠白璧驚市人那知望拜馬蹄下胸中一斛泥與塵何似墨潘穿破褐琅琅翠餅敲玄笏布衫漆黑手如龜未害冰壺貯秋月世人重耳輕目前區區張李爭媸妍一朝入海尋李白空見人間畫墨仙

賣墨者潘谷余不識其人然聞其所為非市井人也墨既精妙而價不二士或不持錢求墨不計多

少與之一日忽取欠墨錢券焚之飲酒三日發狂
浪走遂赴井死人下視之葢跪坐井中手尚持數
珠也見張元明言如此志林

和舒教授觀所藏墨　蘇子瞻

異時長笑王會稽野鶩腥膻汙刀几莫年却得庾安西
自厭家雞題六紙二子風流冠當代顧與兒童爭慍喜
秦王十八已龍飛嗜好晚將蛇蚓比我生百事不挂眼
時人謬說能工此世間有癖念誰無傾身障簏猶堪鄙

一生當着幾兩屐定心肯為微物起此墨足支三十年但恐風霜侵髮齒非人磨墨墨磨人瓶雖未罄罍先恥逝將振衣歸故國數畝芳園且鉏理作書寄君君莫笑但覓來禽與青李一螺點漆便有餘萬竈松烟何處使君不見永寧第中擣龍麝列屋閒居清且美倒暈連眉秀嶺浮雙鴉畫鬢香雲委時聞五斛賜蛾緑不惜千金求獺髓聞君此詩當大笑寒窓冷硯冰生水

古墨行　　陳無巳

陳履常云晁無斁有李墨半丸云裕陵故物也往於秦少游家見李墨不為文理質如金玉亦裕陵所賜王平甫所藏者潘谷見之再拜云真廷珪所作也世惟王四學士有之與此為二矣嗚呼世不乏奇乏識者耳敬為長句率無斁同作

秦郎百好俱第一烏丸如漆姿如石巧作松身與鏡面借美於外非良質潘翁拜跪磨老眼一生再見三歎息

了知至鑒無遁形王家舊物秦家得君今所有亦其亞伯仲小低猶子姪黃金白壁孰不有古錦句囊那可敵

睿思殿裏春夜半燈火闌殘歌舞散自書細字答邉臣萬里風雲入長筴初聞橋山送弓劍寧知玉盌人間見夜光炎炎衝牛斗會有太史占星變人生尤物不必有時一過目驚老醜念子何忍遽磨研少待須史圖不朽

明窗淨几風日暖有愁萬斛才八斗徑須脫帽管城公小試玉堂揮翰手

詩話

墨磨人

公擇見墨輒奪相知間抄取殆遍近有人從渠許來云懸墨滿堂此亦通人之一蔽也余嘗有詩曰非人磨墨墨磨人此語殆可凄然云志林

古今事文類聚别集卷十四